

# 美司法部停止對耶魯大學華裔教授林海帆的調查

近日，美國司法部撤銷了對耶魯大學教授、干細胞領域先驅林海帆博士的調查。林海帆的律師在一份聲明中表示：“3月30日，司法部代表告知已經停止了對林教授的調查”。

綜合《耶魯每日新聞》、美國高等教育內幕網站報道，林海帆的律師 Abraham Rein 在一份電子郵件聲明中表示：“2022年3月30日，美國司法部代表告知林海帆教授的辯護律師，司法部已經停止了對林教授的調查，同時，司法部也已將這一決定告知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

林海帆是干細胞生物學領域的先驅，耕耘於該領域數十年。1982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之後，于1990年獲得康奈爾大學博士學位。1994年他在杜克大學醫學院任教，在此期間創立了杜克大學干細胞研究計劃並任創始主任。

2006年，林海帆應邀加盟耶魯大學，並創建耶魯干細胞研究中心。其間他發現並命名了一類新的遺傳調控分子 piRNAs (PIWI-interacting RNAs: 一類與 PIWI 蛋白相互作用的非編碼小 RNA)，此發現被世界頂尖科學期刊《Science》評為2006年十大科學突破之一。2018年，林海帆當選為美國國家科



學院院士。司法部對林海帆的調查最初於2020年7月開始。今年1月，林被耶魯停職，強制“行政休假”，在停職調查期間，林海帆不得進入實驗室，也不得與實驗室成員接觸。NIH 認為，林提供的其接受“外部資助”信息不準確，司法部對此展開了刑事調查。

目前還不清楚調查結果以及停止調查的原

因。也不清楚將林海帆暫停職務的耶魯大學是否會恢復他的教職。林海帆本人及耶魯大學尚未對此回應。

不過，耶魯大學對林海帆停職這一行為引起了學校教職工和一些批評家的不滿，他們紛紛譴責學校在司法部還未結束調查前就對林教授進行停職處理，稱這一行為“非常不美國”。耶魯大學近100名教職員近日聯名致信校長蘇必德（Peter Salovey），批評校方未經正當程序將華人教授林海帆停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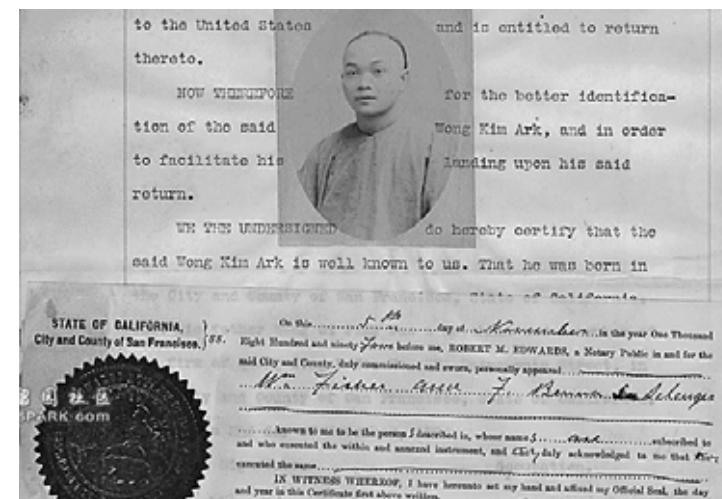
而司法部介入調查也引起了一些教授的擔憂。耶魯細胞生物學教授喬爾·羅森鮑姆（Joel Rosenbaum）表示：“如果耶魯大學從一開始就支持海帆，他們本可以擺脫這種局面。”“一個人在進行任何徹底調查之前就被推定有罪，這不是第一次發生這種情況。”（完）

# 那個挑開美利堅立國精神膿瘍的華人，被寫進法典

新聞來源：美國華人雜談

1894年，蒸汽輪船科普特號拉響汽笛，緩緩駛入舊金山港。追逐咸腥海風的海鷗成群尾隨輪船，舊金山熟悉的輪廓躍入黃金德眼帘。聽得錨鏈轟轟作響，他便盤起辮子，將裝滿土產與鄉情的臃腫行李拎到船舷準備登岸。

黃金德剛從廣東台山探親回來，那是祖家而非故里，舊金山才是他的家。小別數月，他將重返出生之地。只是沒想到，登岸跳板是如此漫長，更沒想到，他的名字從此將嵌入國家記憶，成為美國法典的一個名詞。



美國棄兒

那是光緒二十一年，蓄着辮子的黃金德對大清國知之甚少，父母識字有限，沒有傳輸給他很多中華文化符號。黃金德不曉得，這一年發生了許多大事，甲午戰爭戰敗，《馬關條約》簽署，康梁率領數千學子“公車上書”……這些和在美土生華人相距太遙遠了。

黃金德除了面孔、辮子、長衫的徽記，別無國族情結。早期來美的父母在舊金山開雜貨店，卻非美國公民，而且恪守“落葉歸根”舊俗，晚年已搬回台山。

黃金德是唐人街大廚，他生於斯長於斯，童年玩伴不乏白人孩子。他對公民權概念很模糊，四年前黃金德奉父母之命回鄉娶親，之後返美並未遭海關留難。這次回鄉，他第一次見到自己的親生骨肉。孰料如此欣悅，卻要付出太多困厄代價。

黃金德被舊金山港海關攔截羈留，他那口帶唐人街口音卻相當流利的英語，並不能成為身份名片。根據國會剛通過的《排華法案》他被拒絕入境。黃金德錯愕不已，自己飄洋過海去看望雙親和妻兒回來，國家居然對他關上大門。他百般申訴，海關員不為所動，堅稱即便在此出生也不是美國人，因為他父母不是美國公民。黃金德被遣送回普特號輪船，開始了長達五個月焦灼的等待和漂流。

蒲安臣條約

《排華法案》是1882年《移民法案》、1888年《斯科特法案》、1892年的《吉爾里法案》幾個法案之統稱，要旨是限制華人移民、歸化及其他公民權利。這一惡法恰恰成了美利堅立國精神的體現。

在淘金熱和修建東西大鐵路時，美國敞開國門接納華人來美，這與一位叫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的賢達很有關係。蒲安臣畢業於哈佛大學，是個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又是堅定的廢奴主義者。1861年，林肯總統提名蒲安臣出任中國大使。這一年，正值清朝咸丰帝駕崩，同治繼位，兩宮垂帘聽政，慈禧正式走上政治舞臺。大清國經歷兩次鴉片戰爭，天朝威儀不再。西方列強盛氣凌人，各國駐華使節中，唯獨深受民權思想熏陶的蒲安臣謙恭溫和，頗受東道國尊敬。

蒲安臣大使任期才滿，清朝便委他以美國與歐洲外交全權公使之任。蒲安臣欣然接受委任。這個外交使團由一名中國特使、六名留洋俊彥，及英國、法國秘書各一名組成。能先後成為中美兩國委任的外交官，蒲安臣是第一人。

那時中國痛定思痛，有意變革，幾乎同時，清朝委任英國人赫利擔任海關關長（總稅務司司長）。在腐敗橫溢的官場，清朝海關成了唯一高效清廉的淨土。蒲安臣也為中國主持正義，與法德等歐洲列強進行外交斡旋，並運用他曾任聯邦衆議員的人際

網絡，通過他老上司西華斯國務卿的關係，推動訂立中美《蒲安臣條約》。

彼時一再戰敗的清朝割地賠款已成常態，屢遭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羞辱，終於有了一份平等條約。《蒲安臣條約》廢除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屈辱篇章——《中美天津條約》，賦予中國公民最惠國待遇，中國人根據《蒲安臣條約》無需簽證即有自由進出美國旅遊、貿易、永久居留的權利。這段蜜月期長達19年，恰與清朝“同治中興”的洋務運動最成功的頭20年同步，這想必不是巧合。

## 排華陰霾

及至海耶斯任美國總統，安吉爾被委任駐華大使，重新談判《蒲安臣條約》，終止了中國公民自由進入美國的權利，是為1880年的《安吉爾條約》。這是兩年後排華《移民法案》的先聲。其間原因複雜，淘金熱已退潮，東西大鐵路已貫通，經濟進入衰退期。無論政客還是大眾，對文化隔膜而又難融入主流社會的華人已生厭。

而在清朝這邊，同治帝駕崩，幼年光緒繼位，東宮慈安太后歸天，西太后獨自垂帘聽政。她自以為國力復甦，心態生變，便勾銷韜晦政策。1883年中法戰爭陸戰得勝，至少沒有輸，卻被迫簽下《中法新約》，這令自道光年間種下的仇外情結再度膨脹。

到了1889年，光緒大婚，開始親政。慈禧對頗受新思想影響的光緒放心不下。她認為西方使節都支持光緒新政，便與列強心生嫌隙。既然相看兩厭，問題早晚會來。

《排華法案》的前戲之一：美國醫學會發表“研究報告”，指中國移民先天帶有一種刁鑽細菌，會傳染給白人，但華人自己免疫。如此天方夜譚，卻很對排華政客和社會競爭失敗者的脾胃。這與清朝仇外排外時朝野哄傳洋鬼子膝蓋不能打彎，番鬼佬怕糞便和婦女月經的穢物庶幾近之。1857年廣州之戰，清軍就滿城收集馬桶在白鵝潭與英法聯軍作屎尿大戰。直到庚子拳亂，山東義和團還用糞便奇陣狙擊德國兵。如果說此屬蒙昧之至，美國排華謬論披上醫學會白大褂，更屬荒誕絕倫。學術被政治挾持和驅使之可怖，中外皆然。

## 排華法案

《排華法案》前戲之二：早期來美華人都是中青年男性，女性少之又少，華人之性需求唯有以嫖娼排遣。不可否認，華人女性中確有暗娼，而且比例不會低。根據1860年美國人口調查局的記錄，加州3356名華人女性，從事色情行業者佔61%。不管數據真偽，被妖魔化的華人很難洗白。這也導致了加州議會于1866年通過立法禁止賣淫，嚴厲打擊和拘捕華人鴉母，查封華人開設的妓院。代表舊金山選區的聯邦衆議員培茲更以危言煽動，推動國會于1875年通過《培茲法案》，公然侮辱華人女性為“令人厭惡和討厭的東西”。這股種族仇恨浪潮如同出林鴉群，以刺耳聒噪為《排華法案》作好鋪墊。

## 華人先賢

歷史會記下這一笔——《排華法案》是美國歷史上首次針對特定族裔的立法。

關於公民權利，美國建國繼承英國普通法“出生地”原則，只要出生於美國，天然擁有美國國籍；同時輔以國際法“血統”原則，新生兒不管出生於何處，都天然擁有父母國籍。

在南北戰爭前，奴隸沒有公民權，他們是奴隸主的財產。廢奴之後，國會通過了《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從歷史角度看，這個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法案，當時旨在保護非洲裔的公平權利。關於公民資格，該法案給予“所有在合衆國出生或歸化合衆國並受其管轄的人，都是合衆國和他們居住州的公民”這一憲法保證。

其中“並受其管轄”本意是指駐美外交官、來訪外國官員、入侵軍隊在美國誕下的孩子，並無公民權。這一措詞或有可能產生歧義，概念模糊空間被引申開去，不但令黃金德案纏訟曠日持久，更成為一個半世紀後川普總統意欲廢除“出生地公民權”所尋覓的突破口。

彼時黃金德還在太平洋上漂流。科普特號的海員待他倒很親善，他英語流暢，做得一手好菜，性格和善。但這艘輪船畢竟是移動囚室，被舷窗所隔的舒卷海濤彷彿都失去了自由形狀。

在長達五個月的煎熬中，僅有的熹微之光來自舊金山中華公所。這個華人團體有一位杰出人物王清福。他幼年在青島被美國傳教士收養，赴美後從賓州路易斯堡大學畢業便返回中國，卻因秘密反清而被清廷懸賞通緝。他逃回美國後歸化為公民，成為政治活動家、記者、作家、演說家和華人維權先驅。

## 王清福

王清福思想敏銳，演說雄辯，是華人族群的精神領袖。挑戰《排華法案》的幾個著名維權案件——起訴美國政府的洪秋案、遲平案、馮越亭案背後都有王清福堅定的身影。他更發動過震動全美的拒領居留紙運動，只緣《排華法案》之《吉爾里法案》強迫華人必須登記和領取居留紙，否則將被驅逐出境。而美國民眾認為身份證是國家控制個人的手段，故而美國並無統一身份證，至今亦然。居留紙針對的唯一族群就是華人。王清福領導的非暴力抗爭獲群起響應，在美華人登記居留紙的僅得14%。順便一提，美籍華人（Chinese American）的稱謂，就是王清福首創。

此時熟知美國法律的王清福伸出援手，中華公所聘請律師為黃金德申請人身保護令，並起訴美國政府，並演變成一場歷史性司法大戰。

## 誰是美國人

前述幾個案子都是居美華人返鄉探親後被拒絕再度入境美國，涉及中美雙邊條約的爭端，清廷還為此給美國政府發出外交照會抗議。

黃金德案輪不到大清國置喙，這是美國自己的事。此案核心就是《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公民條款中“並受其管轄”（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thereof）的法律含義。

美國政府立場是，黃金德的父母不是美國公民，並已遷回中國，不受美國管轄。因而在美出生的黃金德並不天然具有公民權。然而這一法理很薄弱，黃金德父母在舊金山開雜貨鋪時是美國納稅人，黃金德當大廚也是納稅人，試問受誰管轄？

在美國，政府意志並不能凌駕於憲法。舊金山北區聯邦法庭根據《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的公民條款，毫不猶豫

地判決黃金德勝訴。

美國司法部不服，立即上訴至最高法院。《美國訴黃金德案》遂成為最高法院第一宗關於公民權的案件。其意義不僅涵蓋在美國的華人，更關乎所有在美外國人繁衍後代的公民權，或勝或敗都將鑄成銅鼎，左右歷史的走向。

美國政府作為主控方，派出司法部副部長出庭辯論。為黃金德辯護的是三個頂尖律師，尤以後來歷任國務卿、司法部長的主辯律師埃瓦茨最為著名。控辯雙方直奔主題，案件核心上昇為美國憲法的詮釋定義權——人的國籍到底是由“出生地”還是“血統”來決定？

控方一口咬定國際慣例，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遵照血緣決定論，父母國籍由後代承襲，除非後代申請歸化並被接納為美國公民。源自英國普通法的“出生地”決定論，美國獨立後已有自己的法律體系，不再拘泥於殖民時期的定義。《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之公民條款，只寫明生於美國的孩子在何種情況下不得成為公民，卻沒有寫明非法移民在美國出生的孩子，可以天然確定為美國公民。

辯方則引經據典，舉出1844年紐約州林茨案的判例。一對外籍人士在紐約市旅遊中產下女嬰，這對外國人並無合法居留的資格，但該女嬰就是美國公民。依照《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條文，黃金德父母合法移民美國，既非外交官，亦非外國佔領軍；而黃金德既非出生於外國進入美國的公眾船只，亦非出生於外國侵佔的領土，毋庸置疑，黃金德天然具有公民身份。

1898年最高法院以六比二（一票棄權）作出裁決，美國政府敗訴。裁決書申明：“本庭認為，《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的《公民條款》，傾向出生地的大陸法主義，多於成文法的血緣主義。”黃金德“自出生以來，他的天然美國公民身份，從來沒有被剝奪或取消，依然有效。”

## 了猶未了

同在這一年，大清國戊戌變法失敗，光緒帝被幽囚，慈禧太后臨朝，大肆搜捕維新黨人，六君子于菜市口問斬，康有為、梁啟超亡命海外。又過了七年，清廷始有意主立憲，派出載澤、端方、戴鴻慈、尚其亨、李盛鐸五大臣出洋考察。1906年載澤回國，向慈禧太后呈上《奏請宣佈立憲密折》，其中有一句：“憲法之利，利於國利於民，而最不利于官”。

黃金德案從此成為法典準繩，在往後悠長歲月中，被不同族裔的公民資格訴訟反復引用。及至二戰爆發，反法西斯同盟國廢除了歷史加諸中國的所有不平等條約。美國國內法《排華法案》亦於1943年廢止。

2011年在奧巴馬總統任內，國會兩院一致通過，就130年前的《排華法案》作出道歉。任何國家都有歷史污痕，這個國家要做的不是遮掩甚至不拭淨它，而是永遠記住它。

然而，最高法院對黃金德案的終極裁決一锤定音了嗎？似乎還有故事要發生——川普在任內中期選舉前夕放出口風，意欲簽署總統行政命令，廢止非法移民在美所誕嬰兒的公民權利。

其實多年來在國會此類動議就未斷過，但礙於憲法和最高法院黃金德判例，連提案議程都排不上。川普以總統行政命令繞過立法，並非虛言恫嚇，他真有心這麼干。連當時衆議院議長共和黨的賴安也潑冷水說：“總統行政命令無法改變憲法”，川普卻不改初衷。這與他的性格和政治理念完全相符。

由華人黃金德奠定了出生地公民權的法律大鼎，會被川普顛覆嗎？一百幾十年前《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公民條款中的短語“並受其管轄”，又將翻出新的波瀾。挑戰憲法自是蚍蜉撼樹，爭奪詮釋權也只有非常狹小的空間，卻是唯一的空間。假使川普的總統行政命令真的現世，人們將看到，美國總統的權力在憲法面前究竟有幾斤幾兩。但人算不如天算，川普敗選，這個答案一時半刻是看不到了。

只不過，川普蓄志2024年再戰江湖，只要他捲土重來，黃金德的故事就不會結束。



California city apologizes for 1887 Chinatown destruction